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投稿平台：<http://vip.book.sohu.com/zt/13wlvw/>

【散文赛区】

□残梅飞雪



点评

佛在赶路 我在路外

《佛在赶路》是一篇清秀隽永的优美散文。这类游记性质的散文，很容易流于浮光掠影的风景记录，或成为伪文化苦旅式的“文化呻吟”。这篇小散文却处处闪烁着诗意的灵光和佛性的感悟，开头便以“佛在赶路。我在路外”引起，结尾则重复点题，颇有佛家偈语的味道，又巧妙布局、精心结构，在对铜仁梵净山的描述中，浸透着作者的人生参悟。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散文。

初评委：房伟



点评

无声胜有声 更能打动读者

这是一种离开家、离开祖国的强烈的思乡情感，可贵的是这种常见常写的感情并没有落入俗套。情感被放置在一串旧钥匙之中，思念的苦楚以及生存在异国他乡的艰难状态没有一丝一毫地宣泄，却又在“我”对钥匙的珍视甚至是依赖的情绪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声胜有声的叙述更能打动读者。主人公“我”虽然没有过多的语言描写，但全篇的心理描写里，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的性格、情感，仿佛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小说中展现出来。

初评委：马春花，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性别研究。

佛在赶路

梦的一丝聒噪。你在它的花脉之下，慵懒地闭上眼睛。哪怕小憩一会儿，它也能把你带入和平的故乡，让你的身心毫无顾忌地舒放。

躺在半山腰，能看到猴儿。绕着你跳来跳去的黔金丝猴，是珙桐奶养的孩儿。据说，只有在梵净山，这些猴儿才能生存。也许，史前时期，它们随处而生、随时而动。自从人类开始杀戮，它们才不断退守，退守到禅音袅袅的梵净山。这里，有保存完好的阔叶林木，是猴儿盘踞的最后一处根据地。它们繁衍生息，攀援群居，歌咏嬉戏。原始茂密的植被，给它们提供丰饶多汁的养料，维持着它们赖以生存的体能。朝圣拜佛的善男信女，轻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不吵醒一枝花木，不踩碎一粒草籽。留守的僧侣，走进山来，把猴儿当佛一样供奉，直到自己也修成了佛，还要坐化在猴儿的山头。

攀索而上，你可以赏读万历元年的《道院》，浅吟康熙五十二年的《天桥功德碑》。行至中途，你可以进灵官殿，摸龙头石。如果你没有子嗣，就可以进观音洞，磕三个响头，丢一小石于半山腰，得佛赐子女健康成长。你还可以走到定心水的泉眼，咕咚咕咚，喝上三大口泉水，一路上去，你便再也不会饥渴。梵净的山顶，突兀而起一尊石柱。我无法想象这百米石柱的来历，更无法想象，谁用手将它一劈两半，为它搭起天桥，谁在两个峰峦之上修建释迦殿与弥勒殿，谁年年月月不怕山高路险攀爬山梁延续香火，谁又能偶遇一睹红云绕顶的机缘，把生命的路幅走阔走长远。

站远了看，要是你够虔诚，还能看到梵净山顶的万米睡佛。那是三座主峰相连构成的神异景象。弥勒伸展四肢，平卧山顶，口鼻略低，朝向天空，吸纳祥瑞天象，福佑臂腕里游走的生灵。它的大腹略高于头，圆和饱满，镇守着身躯下面的山林。弥勒或坐或躺，或遥遥相望。你可以朝拜，它可以降福。雨后初晴，远望光影中的云雾，凝神细看，

五彩光环之中，有佛影清晰可见。它不声不响，不喜不怒，观五岳无鄙夷之气，望江河无艳羨之色。火光照耀的夜晚，佛影会扯着云雾不断生长，超乎于人的数十倍。如果你真能看到，就能踏破红尘间的是非恩怨，把自己的心胸淘洗成梵净山的宽度、碧江的长度，从而修得佛光的超度。

梵净山有多宽呢？碧江有多长呢？我与佛缘有多远呢？此刻，我还待在北方的天空下，笼着小城钢筋水泥扭曲的暮色，想象我与梵净山的一场佛事、与碧江的一次际遇、与铜仁的一面会晤。多少年来，被城市毒辣辣的利刃刺破心衣的我，疼痛在暗处。我无法静下来，我无法诉说，我尝试寻找一种不灼伤任何人的解脱。

我就要赶往铜仁。我想，铜仁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它有梵净山，有最古老的弥勒道场，有锦江江心耸立的三尊铜像，有其昭告的儒释道的仁爱，有淳朴如斯的 30 万铜仁子民。所以，它能护佑珙桐的花漫山遍野开放，它能留住世界的独生子黔金丝猴，它能让紫薇在怀里长上千年，它能让封建王朝名气最大的康熙帝封山拜祭，它能让碧江绵延千年水流不竭。那么，它也就能稀释我的痛感，超度我尘念未净的灵魂，把我引入五柳先生的桃源。

佛在赶路。而我，依然在路外。佛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是，我 2013 年与碧江即将相逢的果，又是谁在前世布下的因？佛不说话。佛一直不说话。我站在佛门之外。不过，我已经看到佛光。我还看到碧江洲头站着一只白鹭，它气定神闲。雨淋湿了它的羽毛，它也不为所动。这是一只纯粹的鸟。它已历经风霜雨雪，它已历经刀光剑影。它一直守候在铜仁，就像佛守护梵天净土。也许，这是一种世代传承的站姿，这是一种家族门第的遗产。是的。我已看到。

我想，抵达铜仁，我将上路。
将在路上。

【诗歌赛区】

街头人 组诗三首

□文屯

石蜡像

闹市人潮里一尊石蜡像
人们斜着走、弯着走，回避而过
仍愤愤躲不掉
那旧友的阴霾的像
炎日也不耐烦
香水和手包更匆匆离去
唯恐与这石蜡像扯上半点关系
看在地扮石蜡像已许久
能否值回一两吊馒头钱
天热日苦
哪怕是女子站街
怕也已功德圆满
有艺术家上前拍照
拍那尊石蜡像
拍那个灰布棉袄褐色棉帽
一身死气低头无语的老乞丐
钱缸子太大
钱吊子太少
石蜡像
天已向晚
请加努力

温柔的阿怪

我们姑且叫他阿怪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很怪
他背部的骨肉高高隆起
像被一口袋故事拱起来的
珠穆朗玛峰
缩不回去，只好拱起
三五万人找不出一个
这人真怪，怪得好丑
他丑，但温柔
怀着二十分的敬意向天空叩头
在人行道中央
高高拱起珠穆朗玛峰
然后四肢扑地，沉默良久
一不小心碰撒搪瓷缸
三五枚硬币喷薄而出
小心收齐，继续叩头
不坑不蒙不拐不骗
只做天地间的一个叩头人
他真怪，但也真温柔

辛苦的扯谎人

小伙子，跟你说个事
我们从外地来找孩子……
热闹的街市，人群来回川流
本地的扯谎人
编一份外来拾荒者的简历
用怜悯去叩醒麻木的心灵
盘算着凭口技得财
却往往口渴得要掏钱买水
折本的生意不得不做
一直要做到垂垂老矣
你不知他的情怀
也许每一个谎言背后
都有一个针脚细密的人生剧本
写满荒唐言，刻着新旧的泪迹
谎言是戏谑的开始
生活是坚硬的回归
炎夏季节辛苦劳作的扯谎人
是否需要一件清凉通透的 T 恤

点评

卑微的街头 无奈的人生

这是一组社会批判的诗歌，有比较浓郁的口语风格，诗歌整体冷峻，略带一丝调侃和苦涩，生动地展现了街头行乞者的悲惨生活，也洞见了我们内心的荒芜与冷漠。诗歌结尾的几句振聋发聩：“也许每一个谎言背后，都有一个针脚细密的人生剧本，写满荒唐言，刻着新旧的泪迹，谎言是戏谑的开始，生活是坚硬的回归。”一下子写活了人生的秘密。

初评委：房伟，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钥匙

一屁股坐在草坪上，一棵接一棵地抽烟。那天半夜我很想不开，我在美国的星空下，在潮湿的草坪上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后裤裆全湿透。

尽管新、旧钥匙混杂常让我产生时空错觉，老以为北京的家就在眼前，老会拿旧钥匙去开门，我还是不愿意把旧钥匙取掉。两把旧钥匙与我天天厮磨，总是闪亮闪亮的。我的代价是裤兜老要被磨穿。妻子唠唠叨叨为我补裤兜时，我却担心那两把钥匙会一天一天磨损，以至于回家开不了门。更让我惊恐的是，有一回我以为它们丢了。那天收工妻子接我回家，我因没开车就没动钥匙串，到了住处门前一掏裤兜才发现钥匙没了，我立时就像丢了魂一般。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开工我头一个就冲进店里，老天，钥匙就在工作服口袋里！我恍如起死回生。那天我干活特别卖劲。

由于和国内长期脱节，我和妻子都回不了原单位，我们只好选择移民加拿大。1997 年春末的一天，我们把全部家当都装进那辆还能凑合用的旧车，就从南加州一路往北，往两千五百公里之外的温哥华开去，北漂。动身前我给北京的表弟寄了封信，密封进我们给女儿的信、存款密码和英文遗嘱，万一我们路上有个什么好歹，就把信交给我女儿，把我们打工攒下的血汗钱取出来做生活费。谢天谢地，两把老家钥匙保佑我们平安到达了温哥华。

安顿好之后就迫不及待回国

来，此时我的钥匙串上就只有两把北京家门钥匙和一把海外的车钥匙。到了北京，离家老远我就从裤兜里掏出钥匙串紧紧攥着，两道家门都极顺利地被打开，就像我只是去工作单位上了一天班回来。屋里的一切，我走时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玻璃杯里忘了倒掉的半杯水还照样留着。妻子一进屋“哇”地就哭了。我拧开玻璃杯盖，一口气把整整四个苦涩的年头都喝了下去，然后才和妻子一起痛哭流涕。

我们去外地把女儿接回北京，在北京的家过了两个多月的日子。原单位要把住房收走，我不得不把两把旧钥匙取下来交给新房主。我往外取钥匙时手不停地哆嗦，手指头全用不上劲，我取了很久很久才取下。我把两把钥匙端端正正摆在手心捧给新房主，同时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得特别特别费劲：

“四年了，我在国外整整四年了，它们，它们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裤兜！”

新房主默默注视着我手心那两把亮闪闪的钥匙，许久才接过去。

我不能不哀叹那份神圣随同物质一起失去，一无所有。后来我们在加拿大又有了新家，貌似中产。再后来，生存变故，又什么都失去了，国内、海外里里外外全都没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孑然一身到处租房打游击。但神圣是永存的，只要活下去，不管还剩多少时日，心中总还存有另一把钥匙。